



另一種屏息的深藍

海洋的達悟作家

文·攝影／鄭雅雯 公共服務組

雅美（達悟）族，位在台灣東南方外海的蘭嶼島上，是台灣原住民族中唯一的「海洋民族」；目前約有4,100人，分布在島嶼45平方公里的紅頭、漁人、椰油、東清、朗島、野銀6個部落。由於海洋環伺的天然隔絕，使雅美族保有相對原始的傳統；精湛的造船工藝、細緻的漁團組織、平權的兩性分工，允許合群中求個人表現，內斂而愛好和平；原初自在、獨立生活於太平洋上，是一個十分文明、美麗的國度。

曾住過蘭嶼一段時間，之後，每想起還是覺得蘭嶼很美……，那裡的海水，藍得……不可思議，再沒有地方比得上！就算語言不通，還是覺得在達悟老人家身上，看到一種勞動、質樸的美；許多生命深邃的道理、當代文明社會的理想，極早已在她們傳統文化裡被習常實踐著。同樣在海邊成長，卻不習水性的我；藉夏曼·藍波安的作品，可以領略海面下，潛藏令人屏息的深藍。

桀驁以槳划進深藍的海人

夏曼·藍波安



1957年生，經歷法國文學、人類學的學院訓練，繼都會漫長生活體驗後，重返故鄉以寫作

職志；現任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董事長、國家實驗研究院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員，除能一償終日與海為伍的心願，也提供他繼續實踐海洋文學建構的立基。

曾有多年「旅台」的夏曼·藍波安，在台北人海茫茫的都會讀書、工作、闖蕩、參與原運、反核。1990年，夏曼·藍波安毅然回鄉定居，從最基本傳統營生方式的學習，來重建身為蘭嶼人的認同與尊嚴——「每一個達悟人的靈魂在宇宙都有自己的星星，很亮的就是呼吸很長，不太亮的就是呼吸很短。海浪是有記憶的，有生命的，射到大魚不是了不起的事，但海能記得你的人，海神聞得出你的體味，這才是重點。」夏曼·藍波安透過力行經驗族人原初的生活形式，他喚回了深潛在黝黑肌理的海洋素質。

夏曼·藍波安書寫語法獨特，並準確地傳述達悟人一種獨特、深沉而優雅的生活意境，時如潮水般溫柔，亦能若狂風般暴烈；引領讀者進入湛藍海洋的生命節奏中，彷彿同感島嶼的嘆息。早期著作有《八代灣的神話》、《冷海情深》、《黑色的翅膀》、《海浪的記憶》，其中《黑色

的翅膀》，曾獲1999年吳濁流文學獎；作品多呈現他返鄉追隨長輩出航、伐木、造船等，重建自身達悟傳統文化的素養體質，並抵抗著現實拉扯之艱辛歷程。

航行祈福

ano mina kowyuyyud na imo no pahad ko am
我知道，你是我靈魂的摯友
panowanuden mo katowan o nakem mo
願你的靈魂順從我的心意
ta volangat kano ovai namen komalekpek so
kata-u ta-u mo
我祖傳的財富、銀帽與黃金將陪伴你的精靈
kayo mo nganodan a somakai do tatala ko
你就乖乖的躺在我的船
ka talilis ta makalara a manglid
讓我們平安的回航
tazangen da no ahed no ovai namen
因而在灘頭被祖傳的財富的精靈 誠摯的迎接

——擷自夏曼·藍波安《航海家的臉》

2005年至南太平洋的島國間大航行之後，再出版的《航海家的臉》除了更流暢、細緻地鋪陳空間，也將書寫視角拉大、延伸書寫歷史時間，呈顯部落周邊的時代變化與人性質感。而《老海人》則以多個浪人等邊緣角色，描繪出現代化衝

擊下的文明犧牲者，深度反思「歧視」觀點；而相形善良敦厚的島嶼仍有澄澈、清亮的眼睛明白，在角落關懷、包容、接納著他們。

執著文化傳敘的素樸作家

夏本·奇伯愛雅

漢名周宗經，1946年生於紅頭部落。當年只完成蘭嶼國小6年的學業，為孝順父母而未接受神父幫助至台灣繼續升學。從小即喜愛聽長輩說故事，在蘭嶼的世界展望會工作，因工作因素開始重新學習華文，並著手採集雅美傳說故事以進行教育服務。其採訪成果受到重視與肯定進而集結出版，鼓舞著他繼續學習與書寫。

從單純想要詳實寫下老人家說的故事，用直譯的方式依所聞先翻為漢字，再努力改善不熟悉的中文語法，慢慢思索修訂；其作品文字淺白、平易，仍可見雅美族語思維次序，成為其獨特風格。如早期著作：《釣到雨鞋的雅美人》（晨星，1992）、《雅美族的社會與風俗》（臺原，1994）、《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》（常民文化，1996）、《雅美族神話故事》（中華兒童叢書出版，1996）、少年繪本《Akokay tatala，獨木舟》及《Misinmo po libangbang，飛魚》（常民文化，1999）。即使他閱覽諸多外來文學作品，在其用字遣詞似未受太多影響；他仍認為那些「複雜深奧」的中文未必適於表達他想要的語言個性吧！



從傳統詩歌、神話到當代小說創作，達悟族作家顯出其獨特的海洋思維與文化。

然而，對文學的逐漸親近，使他開始萌發創作「小說」的意念與嘗試，如《三條飛魚》（遠流，2004）中〈新婚小別〉，他創造了情境來介紹飛魚季節間的文化內涵與禁忌，如新婚夫妻也需謹守的分居規範，透過同儕對男主角古哇的玩笑、及其自身的慾望與克制間的拉扯，平淡的文字間仍拉出緊張的漁團生活節奏，仔細閱讀其「反覆叮嚀」描寫，盡是長者誠心信仰之寫實教誨；情節裡尚可瞥見傳統性別分工與相互體諒的日常作為，皆饒富文化趣味與意涵。雖無華麗的文學技巧，仍不失為真摯、純淨的海味「練習

曲」，為守護傳統價值的理想付出行動與努力。

……有一位船員半玩笑地對古哇說：「古哇，怎麼那麼慢才來，捕魚夫生氣了！告訴你，現在是飛魚季，法律規定不可以和女人在一起，對船組的運氣會造成傷害，你懂嗎？」
……火把熄滅之後，旁邊頑皮的船員發現古哇很不專注看飛魚，就低聲對古哇說：「你到底在想什麼？我看到你沒有專心看海面的飛魚，是想家裡的太太嗎？嘿！現在是飛魚季呢！女人是拒之千里的。」

埋首守護族語火苗的隱者 董瑪女

1958年，生於漁人部落，現任職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。於1980年代初期，進入中央研究院為劉斌雄工作，蒐集達悟族的口傳故事與翻譯工作，真正認識自己所屬的族群；持續相關研究工作。至1994年起與靜宜大學英文系教授何德華合作，編纂達悟語教材，終於在2000年合力完成首部達悟語教材；更完成達悟語文法研究《達悟語：語料、參考語法、詞彙》（2005，中研院）。

當年在研院，持續進行十多年雅美族的傳說與祭儀禮歌的語言紀錄，其中〈野銀村工作房落成禮歌會〉後來整理出版《芋頭的禮讚》（稻鄉，1995），至今仍為研究蘭嶼的重要參考文獻。其中詳細記載著即興賓主答唱的詩詞，充滿象徵寓意與自我謙貶的文化質地。這些主要由男性參與的「藝文歌頌會」，更須突破社會角色侷限的她，幾經多年研究整理、分析語詞與譯解，讓我們得以見識龐大、深沉的雅美古典詩歌傳統。低調害羞的她，日常工作時間外，總理首平實積累母語傳承的基礎；而筆者總認為她這份執著，讓人應能耐心期待新作的出現。

minangay ko manengeh do igato
我曾在上面砍樹

ingato do adketan no tahahas
有霧的高山上
icakma da I mivowak a kakamaw
如有驚散的蜘蛛一般
komaro do sahay da kano namet
（鬼怪）遺忘了他們的披肩布和珠鏈
oya ko vinoycok do vayo a karay
我裝在新的網袋裡
ivazavazay sira ad no ovay
取悅我親愛的寶貝們（家人）

——擷取自董瑪女《芋頭的禮讚》

共構蘭嶼的海洋文化圖譜

近年逐漸發表的文本，如謝永泉《追浪的老人》，是達悟第一本為父親寫的書，以作者與父親Syapen Sorong彼此生命經歷的相互對照，呈現了看似平凡但具傳奇的人生，及西方神學與傳統信仰間的生命故事，補充了世代間面對變遷的應對思想。另外，值得關注的島嶼唯一一份在地發行的報刊，一個月發行兩期的《蘭嶼雙週刊》，創刊於1985年，從採訪、拍照、寫稿到排版都由謝福美包辦，累積豐富的報導書寫。另如《達悟族：飛魚之神》由希南·巴娜姐燕（三姊妹工作室）採集編寫，還有一些活躍的文化寫手如呂月霞、謝來光、夏曼·賈巴度等也積極記述蘭嶼的文化圖譜；讓外族的人們可以探得更廣闊、層次多樣的海洋藍。☒